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本字、方言、語文學：漢語共時與歷時研究 / 陳忠敏，
江敏華，杜佳倫，徐芳敏，秋谷裕幸，郭必之，吳瑞文，陳
筱琪，陳淑娟，林貝珊，嚴立模，周玟慧，郭維茹，陳彥君
作；吳瑞文，江敏華，陳淑娟主編。-- 初版。-- 臺北市：政
大出版社出版：政大發行，2021.03
面：公分

ISBN 978-986-99544-7-1 (平裝)

1.漢語方言 2.語言學 3.文集

802.507

110004464

本字、方言、語文學： 漢語共時與歷時研究

主 編 | 吳瑞文、江敏華、陳淑娟
作 者 | 陳忠敏、江敏華、杜佳倫、徐芳敏、秋谷裕
幸、郭必之、吳瑞文、陳筱琪、陳淑娟、林
貝珊、嚴立模、周玟慧、郭維茹、陳彥君

發行人 郭明政
發行所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出版者 政大出版社
執行編輯 林淑禎
地 址 11605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電 話 886-2-82375669
傳 真 886-2-82375663
網 址 <http://nccupress.nccu.edu.tw>

經 銷 元照出版公司
地 址 10047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28號7樓
網 址 <http://www.angle.com.tw>
電 話 886-2-23756688
傳 真 886-2-23318496
郵撥帳號 19246890
戶 名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黃旭田律師
電 話 886-2-23913808

初版一刷 2021年6月
定 價 480元
I S B N 9789869954471
G P N 1011000429

政府出版品展售處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104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400臺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886-4-22260330

尊重著作權·請合法使用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論莆仙方言在閩語中的分群： 兼論原始閩南語中與 *y 相關韻母的擬測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

1. 前言

在現代漢語方言的歷史研究中，閩語方面的研究是重點課題之一，主要是因為參照中古《切韻》的框架，閩語有不少與《切韻》不同的音韻特徵，從而必須假設閩語的原始語來自一個早於《切韻》的音韻系統。有鑑於此，Norman（1973、1974、1981）已針對聲調、聲母及韻母提出成系統的原始閩語擬測，這是原始閩語構擬的先驅。隨著材料日多，研究逐步深入，或有學者重新檢討 Norman 的構擬（秋谷裕幸 1992，吳瑞文 2007，吳瑞文 2009），或有學者轉而關注原始閩語內部次方言的擬測，其中成果最豐碩的是原始閩南語（proto Southern Min）的建構。閩南語存在極為豐富多樣的一字多音現象，最具體的表現是文讀音與白話音各成系統，早在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1959：1041）已經有所申述。關於閩南語文白層次最早的成系統且最經典的著作是楊秀芳（1982）的博士論文，這本著作從跨方言文白異讀的比較，同時聯繫漢語音韻史的相關資訊，為閩南語的比較研究及文白層次分析建立良好的基礎。

最近有好些學者關注原始閩南語內部韻母系統的擬測，具體而言包括單元音 *y（洪惟仁 2001、戴黎剛 2005、戴黎剛 2007）、*ø（郭必之 2016）及 *ya、*yã、*yaʔ、*yo、*yoʔ 等成系列帶撮口音 *y- 的韻母（戴黎剛 2007，張靜芬 2013）。張靜芬（2013）也提出原始閩南語全面性的構擬，其中有關 *y、*yai、*yan、*yat 的主要根據是莆仙

方言的證據。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重新檢討莆仙方言的性質，透過同源詞比較及音韻創新的觀點，進一步確認莆仙方言在整個閩語分群（subgrouping）中的位置，進而檢討 *y 及相關韻母的擬測。

本文共分五節：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說明原始閩南語擬測的觀點與方法；第三節說明莆仙方言與閩東共有的兩條音韻創新；第四節說明莆仙方言中 ya、yã、y 等韻母的性質；第五節為結論。本文採用的語料包括馮愛珍（1993）的《福清方言研究》、林連通、陳章太（1989）的《永春方言志》、李如龍（2001）的《仙遊方言志》以及福建省莆田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2001）的《莆田市志·方言志》。

2. 原始閩南語擬測的觀點與方法

就閩語內部分區而言，最近李如龍提出一個新的方案（收錄於侯精一主編 2002：216），該方案首先將閩語區分為沿海閩語和沿山閩語，然後沿海閩語分為閩東、莆仙、閩南、瓊雷四區，沿山閩語分為閩北和閩中兩區。其中莆仙和閩中兩者是屬於混合性質的方言，前者兼有閩南、閩東兩區的一些特點，後者由於西邊與客方言連界，受到客方言的一些影響。（侯精一主編 2002：230、234）然而應當注意的是，方言分區不同於方言分群（subgrouping），前者重視的是方言在地理上的區域差異，後者重視的是方言在歷史上的譜系關係。本文對莆仙方言的討論，主要關注方言分群，也就是莆仙在閩語中的位置。

關於莆仙方言與閩南、閩東的關係，張裕宏（Zhang 1972）認為莆仙方言與閩東方言的關係較為密切。¹ Bodman（1985）提出不同的看法，他根據閩語中 *mh-、*lh-、*nh-、*ŋh- 鼻音聲母的表現，主張莆仙方言（即所謂興化話 Hinghua）與閩南語在分支上位階相同，都是原始

¹ 張文中將福州稱為閩東北（Northeastern Min）方言，為避免混淆，本文一律稱為閩東。

閩南 - 興化方言 (proto Sothern Min/Hinghua) 的後代。

進入討論之前，說明操作比較方法的基本原則。歷史語言學比較擬測的基本方式是藉由同源詞比較的方式由下而上 (bottom up)，逐層建構。原始閩南語中是否存在 *-y 韻母？要回答這個問題，應當以閩南語內部證據 (internal evidence) 來驗證，而非直接聯繫閩語音韻史或是其他分支 (例如閩東語) 的現象，透過更高的系統由上而下 (top down) 的方式來說明演變。理由相當簡單，那就是就原始閩南語的擬測而言，其他分支或閩語音韻史的材料相對來說就是外部證據 (external evidence)。在內部材料沒有充分研究之前，這類證據過早地介入，一則造成原始閩南語早期形式擬定上的成見；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循環論證，造成原始閩語構擬上的誤差。²

關於原始閩語音韻系統中的 *-y 的構擬，最早有王育德 (1969: 229) 的擬測，之後 Norman (1981) 原始閩語韻母系統將「書鼠鋸箸」等詞擬測為 *-y。請留意 Norman 擬測的 *-y 是在原始閩語韻母系統中的成分，並不同於原始閩南語。戴黎剛 (2005、2007) 以仙遊方言的材料，修改 Norman (1981) 的擬音，主張將原始閩語的 *iai 改為 *yai。本文除了探討莆仙方言在閩語中的歸屬外，同時也利用莆仙方言進行一個個案研究 (case study)，看看透過嚴格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觀點，原始閩南語中是否有必要擬測 *y 韻母及帶有 -y- 介音的一系列韻母。

² 吳瑞文 (2009) 曾仔細檢討 Norman 的 *-y 韻母，文中主張原始閩語中「書鼠鋸箸」這批字：1. 在原始閩南語中應當擬測為 *-u；2. 在原始閩東語中應當擬測為 *-y。邏輯上原始閩語可能是 *-u 也可能是 *-y，但由於 -u 和 -y 都屬於有標元音 (marked vowel)；同時也不能排除原始閩語中存在某個形式 X，在閩南演變為 *-u，在閩東演變為 *-y。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參考了漢語音韻史的外部證據，將 X 構擬為 *jow，在原始閩語中可以轉寫為 *-jou。

3. 莆仙、閩東與閩南的內部關係

我們先從 *y 韻母以外的音韻現象來觀察。根據歷史語言學的基本原則，假設有 A、B、C 三個語言，其中 A、B 具備某項或某幾項共同創新，同時該創新不見於 C，則 A、B 在譜系上屬於同一群，C 則屬於另外一群。從音韻規則對應而言，莆仙話至少擁有兩項與閩東共有的音韻特徵：第一、早期舌尖帶音聲母讀為塞擦音或擦音；第二、早期去聲調的分化。在此之前，張裕宏（Zhang 1972：5-6）已經提到這兩點，然而並未深入申論。本節將從中古音韻框架的觀點指出，以上這兩項條件可視為閩東自閩語分支出來的音韻創新（shared innovation）。

首先來探討第一項創新，閩語早期舌尖帶音聲母讀為塞擦音或擦音的現象。以中古音的框架來看，中古從、崇、船這類帶音塞擦音聲母在閩東語中今讀為不帶音擦 s-，在閩南語中則讀為不帶音塞擦音 ts-，莆仙方言則讀為清邊音 ɬ-。此外，中古禪母和若干喻母字在閩語中也有閩東讀 s-，閩南讀 ts- 的對應，這意味著，若干中古禪母和喻母字在閩語中讀入了從、崇、船這類塞擦音聲母。這些詞在莆仙方言也多數讀為 ɬ-。參看以下同源詞例：

〈表 1〉古從、崇、船、禪、喻聲母在福清、永春和莆仙方言的讀音

	坐	資	諸	穉	蛇	臍
福清	soi6	si2	sy2	se6	sie2	sai2
永春	tsue6	tsi2	tsu2	tsue6	tsua2	tsai2
莆田	ɬø6	ɬi2	ɬy2	ɬe6	ɬyn2	(tsai2)
仙遊	ɬø6	ɬi2	ɬy2	ɬe6	ɬya2	(tsai2)

	誓	蟬	船	晴	泉	旋頭~
福清	sie6	sin2	sun2	san2	sian2	sun6
永春	tsua6	tsim2	tsun2	tsi2	tsua2	tsun6
莆田	ɬyø6	ɬin2	ɬon2	ɬa2	ɬyn2	ɬø6
仙遊	ɬia6	ɬin2	ɬuon2	ɬa2	ɬya2	

	前	癢	上	舌	十	石
福清	seŋ2	syoŋ6	syoŋ6	sieʔ8	seʔ8	syo1
永春	tsäi2	tsiũ6	tsiũ6	tsiʔ8	tsap8	tsioʔ8
莆田	le2	liau6	liau6	leʔ8	lieʔ8	lieu2
仙遊	fi2	fiũ6	fiũ6	leʔ7	lieʔ8	lieu2

從聲母的共時格局而言，閩東和閩南都有 ts- : s- 的對比，這一對比在莆仙轉化為 ts- : l- 的對比。換言之，在閩東語中讀為 s- 且讀為陽調的字，在閩南對應的是聲母讀為 ts- 的陽調字，在莆仙則是對應讀為 l- 的陽調字。同時，請留意閩東、閩南和莆仙又都有讀為 ts- 的陽調字，同源詞例如下：

〈表 2〉福清、永春及莆仙方言讀為 ts- 的陽調字

	字	錢	全	層	雜	絕
福清	tsi6	tsieŋ2	tsuoŋ2	tseŋ2	tsaʔ8	tsuoʔ8
永春	li6	tsĩ2	tsŋ2	tsan2	tsap8	tsəʔ8
莆田	tsi6	tsiŋ2	tsø2	tseŋ2	tsaʔ8	tsø5
仙遊	tsi6	tsiŋ2	tsy2	tseŋ2	tsaʔ8	tsø5

比對以上兩類同源詞證據，我們獲致以下的觀察：

第一、〈表 1〉「坐」類同源詞在原始閩東語應當構擬為 *s- 陽調，在原始閩南語則應當構擬為 *ts- 陽調，在原始莆仙方言應當構擬為 *l- 陽調。〈表 2〉「字」類同源詞則不論是原始閩東、原始閩南或原始莆仙都應當構擬為 *ts- 陽調。從聲母格局而言，「坐」類和「字」類分別可以追溯到兩類不同的聲母，原始閩南語將這兩類聲母混為一類，原始閩東和原始莆仙都仍然是兩類。

第二、從分群的觀點來看，根據以上「坐」類和「字」類的區別，原始閩語應當存在 *dz- : z- 的區別，原始閩南語在發生輔音清化的同時，將這兩類聲母混讀為同一類了：

*dz- (「字」類) ———→ ts- 陽調
 *z- (「坐」類) ———→ ts- 陽調

至於原始閩東則保存兩類區別：

*dz- (「字」類) ————— ts- 陽調

*z- (「坐」類) ————— s- 陽調

第三、莆仙方言的「坐」類同源詞的早期形式應當構擬為 *l- 陽調，從讀音表現而言，*l- 陽調的早期形式是 *s- 陽調而不會是 *ts- 陽調，理由是：1. 莆仙仍保有 *dz- : *z- 的早期格局，而原始莆仙的 *l- 陽調顯然是 *s- 陽調進一步發展的結果。2. 原始莆仙方言的 *l- 相當於其他閩語的 s-，而且還包括陰調的同源詞。例如：

〈表 3〉福清、永春及莆仙方言讀為 s- 的陰調字

	絲	三	寫	四	雪	削
福清	si1	saŋ1	sia3	si5	suoʔ7	syoʔ7
永春	si1	sã1	sia3	si5	səʔ7	siaʔ7
莆田	li1	hɔ1	lia3	li5	lɔ6	lia6
仙遊	li1	liɔ1	lia3	li5	lɔ6	lia6

如果主張 *l- 陽調是早於閩東語的形式，則一方面無法解釋讀入陰調的 *l-，另一方面也無從解釋何以不帶音的邊音 *l- 會在聲調走向上不讀為陰調而讀為陽調。簡言之，原始莆仙「坐」和「字」兩類同源詞的演變如下：

*dz- (「字」類) ————— ts- 陽調 ————— ts- 陽調

*z- (「坐」類) ————— s- 陽調 ————— l- 陽調

*s- (「絲」類) ————— s- 陰調 ————— l- 陰調

很顯然的，觀察「坐」類和「字」類兩批同源詞的分合關係，莆仙方言必然是在閩東語的基礎上進一步發生變化的結果。

第二項音韻創新是某些中古帶音（全濁）及鼻音（次濁）聲母去聲字在閩東、閩南和莆仙方言中的表現。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中古四聲在現代閩語中一般會分化為八調，例如潮汕方言依聲母帶音與否而分化，

以去聲而言，來自古代不帶音聲母的讀為陰去調，來自古代帶音聲母的讀為陽去調；鼻音字往往讀為陽去，也就是和帶音聲母字有相同的音韻行為。本節主要觀察中古濁去聲字在閩東、閩南和莆仙三類方言的演變。

進入討論前，先說明福清、永春、莆仙方言的聲調格局。這三類方言都有 7 個聲調，具體情況為：

〈表 4〉福清、永春及莆仙方言的聲調系統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三天花風	錢儂雲來	九水手井	四去破炭	二近舅坐	七竹拍鐵	十直日月
福清	53	55	33	21	41	22	5
永春	44	24	53	21	22	32	44
莆田	533	13	453	42	11	21	4
仙遊	54	24	32	52	21	2	4

從聲調分化來看，以上各閩語方言的上聲都相當於陰上，全濁上一般讀為陽去；次濁上則或歸上聲，或歸陽去。

至於古全濁及次濁的去聲字，一般規則對應讀為陽去，但在閩東和莆仙則有若干同源詞今讀歸陰去，這是與閩南系方言迥然不同的走向。首先來觀察以下同源詞例：

〈表 5〉福清、永春及莆仙方言的古全濁、次濁去聲字

	蜨	稗	毒	樹	飼	綻
福清	tha5	phe5	thau5	tshiu5	tshi5	thieŋ5
永春	the6	phue6	thau6	tshiu6	tshi6	thĩ6
莆田	tho5	phe5	thau5	tshiu5	tshi5	thiŋ5
仙遊	tho5	phe5	thau5	tshiu5	tshi5	thiŋ5

	縫去聲	鹽	罵	墓	霧	露
福清	phuŋ5	sieŋ5	ma5	muo5	muo5	lu5
永春	phaŋ6	sĩ6	ba6	bɔŋ6	bu6	lɔ6
莆田	phaŋ5	liŋ5	ma5	mɔu5	[pu6]	lɔu5
仙遊	phaŋ5	liŋ5	ma5	mɔu5	mɔu5	lɔu5

	艾	妹	面	硯	問	夢
福清	ɲia5	muoi5	miŋ5	ɲieŋ5	muoŋ5	møŋ5
永春	hia6	bə6	bin6	hĩ6	bŋ6	baŋ6
莆田	hyɔ5	muai5	miŋ5	hiŋ5	[muoŋ6]	mɔŋ5
仙遊	hya5	mui5	miŋ5	hiŋ5	[muoŋ6]	maŋ5

以上值得留意的有兩點。第一、就邏輯推論而言，以上這批濁去聲字今讀為陰去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是它們曾讀為陽去，之後又回頭讀入陰去；二是它們未曾參與去聲聲調分化的演變，始終保存在原本的去聲之中。就演變而言，第二種推論是較為合理的。

上表中閩東和莆仙讀為陰去調的濁去字在轄字上相當一致，顯示這些語詞可以追溯到更早閩東和莆仙未分化的階段，這意味著這兩種方言的內部關係相對比較接近。相形之下，閩南上述同源詞全部讀為陽去調，顯示早期帶音聲母的去聲基本都依照規則變入陽調。閩南永春的調類分化，也可以理解為不同於閩東及莆仙方言的音韻創新。

這裡有必要說明另一個與聲調相關的問題。本文採用泉州系永春方言作為比較的材料，事實上除了「去分陰陽，濁上歸去」的永春方言外，泉州系方言另有兩種方言，其聲調格局為「去聲獨立為一類」，這類方言還包括兩個小類：(1)「去不分陰陽，濁上字今歸陽上」，例如南安（李如龍 2001）及泉州（林連通 1993）。(2)「去不分陰陽，濁上字讀同陰平」，例如晉江（李如龍 2001），由於濁上字歸入陰平，晉江方言平面上就只有 6 個聲調。首先觀察南安、泉州、晉江等三個方言的聲調格局（放入永春、莆田、仙遊進行對比）：

〈表 6〉泉州系方言及莆田、仙遊方言的聲調系統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去	陰入	陽入
	三天花風	錢儂雲來	九水手井	近淡舅坐	四破舊汗	七竹拍鐵	十直日月
南安	33	24	55	22	31	5	3
泉州	33	24	55	22	41	5	24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平）	去	陰入	陽入
	三天花風	錢儂雲來	九水手井	近淡舅坐	二近舊汗	七竹拍鐵	十直日月

晉江	33	24	55	(33)	41	5	34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三天花風	錢儂雲來	九水手井	四去破炭	二近舅坐	七竹拍鐵	十直日月
永春	44	24	53	21	22	32	44
莆田	533	13	453	42	11	21	4
仙遊	54	24	32	52	21	2	4

根據上表，泉州和南安為 7 調方言，陽上為 22 調，主要來源是中古全濁上字；去聲為降調 41 或 31，主要來源為中古全清、次清、全濁及次濁去字。晉江屬於 6 調方言，中古全濁上（近淡舊坐）讀入陰平 33 調，去聲 41 調也包括中古清濁各類字。

這裡應當留意到，以上泉州及晉江這兩類泉州系次方言都屬於「去不分陰陽」的聲調格局。在論證莆仙方言歸屬時，這個現象所具備的效果如下：上表〈表 5〉可以看到莆仙方言有一批古全濁或次濁聲母字今讀為陰去（5）而不歸入陽去（6），同時我們又由〈表 6〉認識到泉州或晉江等方言存在「去聲不分陰陽」的調類格局。基於這樣的了解，也許有人會進一步假設莆仙方言中讀為陰去（5）的古濁去聲字其實與泉州或晉江的關係更為密切，甚或認為這類字導源於這類「去不分陰陽」的泉州系方言

針對上述的問題，有必要進一步考察連讀變調的情況。楊秀芳（2000：122-125）曾以閩南語連讀系統的規律性，具體地說明這一規律性對閩語本字考求的重要性。事實上，從語言分群的觀點而言，連讀系統的規律性也有助於判斷語言的內部關係。就共時層面來說，泉州系方言中凡是「去不分陰陽」這類方言，都存在一個共通的語音現象，那就是固然箇讀調（citation tone）不分陰去與陽去，但連讀調（sandhi tone）則可以區分。以晉江為例：（李如龍 2001：72）

布 pɔ41 pɔ55 sã33 布衫 p ɔ55 ue24 布鞋 pɔ55 tshiũ55 布廠
 pɔ55 phio21 布票 pɔ55 phit5 布匹 pɔ55 beʔ34 布襪
 步 pɔ41 pɔ22 tshianʔ33 步槍 pɔ22 lue24 步犁 pɔ22 lian55 步輦（步行）

po22 so31 步數 po22 phaʔ5 布拍 po22 huat34 步伐

晉江方言中「布」與「步」單獨使用（箇讀）時同音；但作為前字處於連讀變調的環境時可以區別：「布」變讀為 55 調，「步」則變讀為 22 調。「箇讀調相同，連讀調有別」的現象，顯示為「去聲」在變讀下的保守性質。³ 以此作為標準，我們發現這類現象在莆仙系統的方言中是不存在的。以仙遊方言來說，雙音節詞連讀時前音節發生變調，後音節不變，陰去調與陽去調連讀變調情況如下：（李如龍 2011：160-161）

〈表 7〉仙遊方言的連讀變調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陰去 52	44	44	33	44	52	52	44
陽去 21	22	22	22	44	52	52	22

陰去與陽去在仙遊箇讀時可以區分，連讀時則有時可分（在陰平、陽平、上聲、陽入字前），有時不可分（在陰去、陽去、陰入字前）。以去聲字後接陰平字的環境為例：

樹 tshiu52 tshiu44 lai54 樹栽（樹苗）

菜 tshhai52

豆 tau21 tshai44 ua54 菜花

tau22 niũ54 豆漿

由此可見，仙遊方言中讀為陰去調的古濁去字（樹）在變調行為上與古清去字（菜）相同，反而與今讀為陽去調的古濁去字（豆）大異其趣。莆田方言的表現相同，茲不一一具引。⁴ 總的來說，不論是箇讀調類格局或者是連讀變調行為，這兩方面的線索在在顯示莆仙方言中讀為陰去的古濁去字並非承繼「去不分陰陽」這類泉州系統的方言。

³ 參看何大安（2009[1984]）對晉江古調值的構擬。

⁴ 參看福建省莆田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2001）中的相關說明。

那麼如果僅從共時調類格局來看，是否可以認為閩東福清、閩南永春、莆仙方言的聲調格局既然都是七調，它們來自一個共同且聲調為七調祖語呢？我們並不這麼推測。理由是透過閩南泉州與永春的比較，顯然泉州與永春的祖語（原始閩南語）必然是個八調格局（平、上、去、入各分陰陽）的方言，同屬閩南的潮汕方言可以印證這個推論。從原始閩南語八調演變到永春七調，就是聲調上常見的「濁上歸去」演變。換言之，永春的七調格局是後起的。至於閩東語，秋谷裕幸（2018：654）最近構擬的原始寧德方言也屬於七調格局，其中平、去、入各分陰陽，濁上歸入陽去。秋谷裕幸（2018：711）指出，閩東尚未有超出七調系統的調類格局，因此原始寧德方言的七調系統就是原始閩東語聲調系統的保存。進一步來看，原始寧德方言中也有不少濁去字讀陰去，如蛇、樹、稗、鼻、飼、縫、罵、露、問、夢，可見這些濁去字讀為陰去可以追溯到原始閩東語。（參看秋谷裕幸 2018：705）由此可知，原始閩南語與原始閩東語調類格局已然不同，前者為八調，後者為七調。以「濁上歸去」這項音變為指標，對原始閩東語而言，它的效力是使原始閩東語從原始閩語中分出來的高位階條件；對原始閩南語而言，它的效力則只是將永春從泉州系統中分出來的低位階條件。有了這樣的認識，就可以明白現在福清與永春的七調僅僅是表面上的相似。⁵ 換句話說，同樣的語音條件，實際運用在語言分群時，其適用的位階也不必然相同；更重要的是，只用單一的語音條件來進行分群工作可能會導致偏差。分群時應當觀察聲、韻、調等各個層面的語音條件，以使分群可以更有說服力。總而言之，根據同源詞例及調類格局來看，我們認為莆仙方言應當與原始閩東語接近，而與原始閩南語疏遠。

⁵ 閩南漳州系統的方言也多數是七調方言，類似永春的格局。

4. 莆仙方言中與 y 有關的韻母

本節探討莆仙方言中 y、ya、yā 這三類韻母，重點放在這三類韻母與閩東福清及閩南永春的對應關係以及這三類韻母形成的原因。

4.1 莆仙方言中帶 y 介音的韻母

本節羅列莆田、仙遊中 ya 和 yā 這兩個韻母，將之與福清和永春進行比較，從而觀察莆仙方言 ya/yā 兩韻的來歷與形成。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 8〉莆仙方言 ya 韻母在福清、永春中的對應

	福清	莆田	仙遊	永春
紙	tsia3	tsyp3	tsya3	tsua3
蛇	sia2	lyp2	lya2	tsua2
世	sia5	lyp5	lya5	sua5
寄	kia5	kyp5	kya5	kia5
騎	khia2	khyp2	khya2	khia2
倚	khia6	khyp6	khya6	khia6
蟻	ŋia6	hyp6	hya6	hia6
艾	ŋia5	hyp5	hya5	hia6
倚		ua3	ua3	ua3

〈表 9〉莆仙方言 yā 韻母在福清、永春中的對應

	福清	莆田	仙遊	永春
鏟	thiaŋ3	thyp3	thyā3	thuā3
煎	tsiaŋ1	tsyp1	tsyā1	tsuā1
煎			tsyā5	tsuā5
簍 千安切，竹簍	tshiaŋ1	tshyp1	tshyā1	tshuā1
癩	tshiaŋ5	tshyp3	tshyā3	tshuā3
泉	siaŋ2	lyp2	lyā2	tsuā2
線	siaŋ5	lyp5	lyā5	suā5
鱔	tshiaŋ6	tshyp6	tshyā6	tshuā6
团	kiaŋ3	kyp3	kyā3	kiā3

健	kiaŋ6	kyp6	kyã6	kiã6
換	uaŋ2	yp6	yã6	uã6

〈表 10〉莆仙方言 ya 韻母在福清、永春中的對應

	福清	莆田	仙遊	永春
獺	thiaʔ7		thya6	thuaʔ7
磔	tshiaʔ7	tshua6	tshya6	tshuaʔ7
揭	kiaʔ8	kyp2	kya2	kiaʔ8

根據以上〈表 8-10〉同源詞例，我們可以發現幾個重要的語言事實：

第一、莆仙方言中會將其他方言中帶喉塞音韻尾的入聲字讀為舒聲調，其中陰入字讀為陽去，陽入字讀為陽平。

第二、莆仙方言的 yp-ya、yp-yã 兩韻，在福清都讀為相應的 ia/iaŋ/iaʔ。

第三、然而，莆仙方言 ya/yã 兩韻在永春呈現出相當清楚的條件分化：

當聲母為舌尖音、舌尖塞擦音及零聲母 ʔ- 時，韻母讀為 ua/uã/

uaʔ，當聲母為舌根音及送氣喉擦音 h- 時，韻母讀為 ia/iã/iaʔ。

根據以上對應關係，我們認為福清、莆仙和永春三個閩語次方言的這批同源詞早期有相同的來源。根據其中〈表 8〉的同源詞可以構擬為 *iai，〈表 9〉的同源詞可以構擬為 *ian，〈表 10〉的同源詞則可以構擬為 *iat。⁶ 上述韻母在福清、莆仙和永春三個方言的演變如下：

福清	莆仙	永春	同源詞例
*iai > ia	*iai > ya	*iai > ia / {k, h}_	寄倚艾蟻
		ua / {T, TS, S, ʔ}_	紙蛇世倚
*ian > iaŋ	*ian > yã	*ian > iã / k _	罔健
		uã / {T, TS, S, ʔ}_	鏹煎泉鱔
*iat > iaʔ	*iat > yaʔ > ya	*iat > iaʔ / k _	揭
		uaʔ / {T, TS}_	磔獺

⁶ *iai、*ian、*iat 諸韻的擬測首見於 Norman (1981) 的原始閩語韻母系統。吳瑞文 (2012) 在這一基礎上擴充了 *ian、*iat 在現代閩語中的同源詞例。

由此看來，原始閩語的 *iai、*ian、*iat 在閩南永春方言中存在一個相當嚴整、規律而有系統的演變趨勢，那就是以聲母為條件的韻母分化，具體條件為是否具有舌根部位的聲母（[±velar]）：⁷

R1	原始閩語	原始閩南語	閩南永春	
	*iai	ia / [+velar] _ ua / [-velar] _	kia5 tsua3	寄 紙
	*ian	iã / [+velar] _ uã / [-velar] _	kiã3 thuã3	団 鐘
	*iat	iaʔ / [+velar] _ uaʔ / [-velar] _	kiaʔ8 tshuaʔ7	揭 礫

至於閩東福清和莆仙方言，從原始閩語的角度而言，它們經歷的演變如下：

R2	原始閩語	原始閩東	閩東福清	
	*iai	> *ia	kia5, tsia3	寄紙
	*ian	> *ian	kiaŋ3, thiaŋ3	団鐘
	*iat	> *iat	kiaʔ8, tshiaʔ7	揭礫
R3	原始閩語	原始莆仙	現代方言	
	*iai	> *yɔ	> ya 仙遊 > yɔ 莆田	寄紙 寄紙
	*ian	> *yɔ̃	> yã 仙遊 > yɔ 莆田	団鐘 団鐘
	*iat	> (*yɔʔ)	> ya 仙遊 > yɔ 莆田	揭礫 揭礫

⁷ Norman (1981) 對〈表 8-10〉的同源詞擬定的分化條件是「滋絲音」(sibilant)，吳瑞文 (2007) 則從「舌根音」(velar) 來設定條件。

以上 R2 是原始閩語到福清的演變，R3 是原始閩語到原始莆仙以及現代仙遊莆田的演變，這兩條規律與 R1 不同的地方在於，不論是哪一種聲母條件，都不使韻母發生分化。很顯然地，R2 與 R3 即使產生了不同的語音形式，但演變的類型卻是一致的。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應當假設莆仙方言與閩東方言有共同的祖語（原始閩東莆仙方言），這個祖語保留了原始閩語時期位置偏後的 [ɑ]。之後，[ɑ] 元音在閩東福清演變為一般的前低元音 [a]，而在原始莆仙方言中則讀為後低合口元音 [ɒ]。原始莆仙方言 [ɒ] 的合口 [+round] 徵性由於鄰近同化作用（local assimilation），影響元音前的介音 -i-，使其語音徵性由開口（[-round]）變為合口 [+round]，最終形成了現代莆仙方言中的撮口介音 -y-。換句話說，就莆仙方言與其他閩語的內部關係而言，利用莆仙方言的 ya/yā 韻母來論證原始閩南語乃至於原始閩語存在 *yai、*yan、*yat 諸韻，在證據上效力不足。更重要的是，從音韻演變的觀點來看，原始閩語中 *iai、*ian、*iat 的條件分化可以追溯到原始閩南語的階段，是原始閩南語有別於原始閩東語的重要創新。莆仙方言的韻母並未進行上述變化，這顯示它不曾與閩南永春有一個共同的歷史時期，不能劃入原始閩南語之中。

4.2 莆仙方言中主要元音為 y 的韻母

洪惟仁（2001）為共同閩南語的韻母系統擬測了 *y 和 * 兩個韻母，其中 *y 主要是中古遇攝開口三等字，* 主要是中古止攝開口三等字。洪文提到，南方閩語（泉州、漳州、潮州、海口）構擬 *y 的原因是參考了北方閩語（建甌、建陽、福州、莆田、龍岩）。值得注意的是洪惟仁的擬測也參考了莆仙方言，本節進一步探討莆仙方言中的 y 韻母。從對應關係來看，莆仙方言的 y 對應閩東福清的 y，閩南永春的 u，同源詞例如下：

〈表 11〉莆仙方言 y 韻母在福清、永春中的對應

	福清	莆田	仙遊	永春
豬	ty1	ty1	ty1	tu1
箸	ty6	ty6	ty6	tu6
鋤	thy2	thy2	thy2	thu2
汝	ny3	ty3	ty3	lu2
書	tsy1	tsy1	tsy1	tsu1
舒	tshy1	tshy1	tshy1	tshu1
鼠	tshy3	tshy3	tshy3	tshu3
諸	sy2	ly2	ly2	tsu2
去	khy5	khy5	khy5	khui5
鋸	ky5	ky5	ky5	ku5
魚	ny2	hy2	hy2	hu2

根據以上四個閩語次方言的同源詞規則對應，我們認為莆仙方言讀為 y 的同源詞在來源上與閩東福清的關係極為密切，而與閩南永春相對疏遠。從比較的觀點而言，我們不能根據莆仙方言的 y 韻母，進而將原始閩南語中讀為 u 的同源詞都構擬為 *y。最基本的問題在於，原始閩南語中之所以構擬 *y，顯然是運用了不屬於閩南語的外部證據，在方法論上不無疑慮。⁸

這裡附帶說明一個聲母應當說明的地方。上〈表 8、11〉中，有若干閩南永春讀為 h- 聲母，閩東福清讀為 ŋ- 聲母的同源詞，在莆仙方言中往往讀為 h- 而不讀 ŋ-。例如：（下表列出耳、額、燃等字供參考）

〈表 12〉永春方言疑、日母字讀 h- 的同源詞在閩東與莆仙的表現

	耳	額額頭	燃	艾	蟻	魚
永春	hi6	hiaʔ8	hiã2	hia6	hia6	hu2
福清	ŋi6	ŋiaʔ8		ŋia6	ŋia6	ŋy2
莆田	hi6	hiã2	nyɔ2	hyɔ6	hyɔ6	hy2
仙遊	hi6	hiã2	nyã2	hya6	hya6	hy2

⁸ 有趣的是，洪文（2001：245）〈表 4〉所引用的龍岩語料，遇攝開口三等字也是讀為 -i 韻母，與漳州話相同。

以上例字包括中古的日母和疑母，它們在今閩南永春中有讀為 h- 的表現。根據這個標準，是否可以主張莆仙方言與閩南更為接近呢？我們認為不能。理由是：1. 永春中表示燒水的燃讀為 hiã2，但莆仙方言都讀為鼻音聲母 n-，顯示更早的表現。2. 表示額頭的額，在莆仙方言中聲調為丟失喉塞音後的陽平調，符合陽入的規則演變，但韻母卻帶有鼻化成分，我們認為這是早期舌根鼻音 ŋ- 的痕跡。基於以上兩個理由，我們認為莆仙方言日疑母字讀為 h-，是受到鄰近的閩南系方言〔*ŋ- > h-〕這項演變的影響所及，進而在音系內部以個別詞彙為單位，將這一音變逐步擴散使然。同時，由於是受到波傳影響，因此詞彙（額、燃）上便有所參差。

5. 結語

本文探討原始閩南語韻母系統中 *y 及與 *y 有關的韻母形式，尤其是以莆仙方言為對象，從比較方法以及方言分群的觀點，重新檢討 *y 及相關韻母的性質。本文獲得的結論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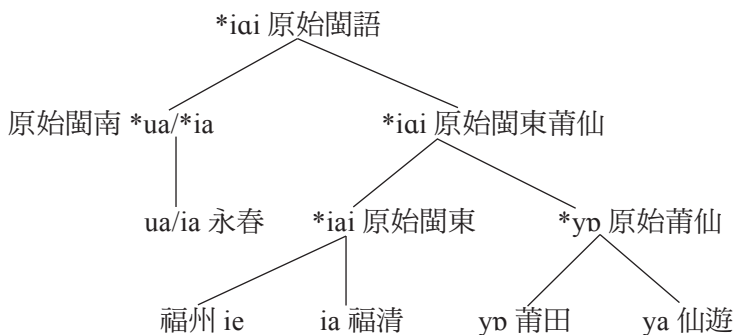
1. 不同於過去學者（Bodman 1985）採用單一現象（*mh-、*nh-、*ŋh- 的反映）來給莆仙方言分群，我們從較為宏觀的角度同時觀察聲母、聲調及韻母三類語音條件，比較閩東福清、閩南永春、莆田與仙遊這四個閩語次方言。透過以上三項指標，我們有以下的認識：

- (1) 原始閩語的 *dz，在閩東福清讀為 s-，在閩南永春讀為 ts-，在莆仙方言讀為 ʈ-，透過比較我們發現，ʈ 是 s- 進一步變化的結果。
- (2) 原始閩語的帶音去聲字，有一部分在閩東福清保持為陰去調，而在閩南永春讀為陽去調，莆田方言與福清有相同的表現，而且大致上共享相同的同源詞例。
- (3) 原始閩語的 *iai、*ian、*iat 韻母在以永春為代表的閩南方言中，存在以聲母為條件的韻母分化，然而屬於閩東系統的福

清和莆仙方言不存在這一項條件變化。就 *iai、*ian、*iat 而言，莆仙固然有韻尾簡化、入聲舒化、鼻化消失的傾向，但其韻母 ya、yã 中的合口介音 -y- 則保留了原始閩語後 [a] 的合口 ([+round]) 徵性。

以上的證據顯示，莆仙方言在方言歸屬上與閩東較為密切，與閩南相對疏遠。

2. 有關閩東福清、閩南永春、莆田與仙遊四個閩語方言的內部關係，根據上面提到的聲母、聲調以及韻母三項標準，本文提出的分群方案如下：（以 *iai 為例）



〈圖 1〉永春、福清、莆田與仙遊的內部關係

簡言之，現代莆仙方言源自原始莆仙，原始莆仙方言與福清這類閩東方言較為接近，可劃歸為原始閩東莆仙一群，閩南則另屬一群（原始閩南語）。

3. 根據以上的分群，我們認為就原始閩南語內部比較而言，在構擬原始閩南語時利用莆仙方言的材料為證據，其本質相當於引入一個外部證據，其中存在方法上的疑慮。在理解到莆仙方言並非原始閩南語直接後裔之後，基於既有的泉州、漳州、潮汕所提供內部證據，原始閩南語的韻母系統便不需擬測合口前元音韻母 *y 及帶有撮口介音 *-y- 的一系列韻母。

探討兩個或兩個以上語言的關係可以有血緣（genetic）和地緣

(areal) 兩個不同向度的觀察。也許有人會說，莆仙地理位置上介於閩南和閩東之間，那麼把莆仙視為中間方言即可。我們不以地緣上的中間或過渡這類現狀描述為滿足，而致力於觀察早期歷史音變，以賦予莆仙方言在整個閩語系譜中的定位。本文探討了三項閩語早期歷史音變，涵蓋了語音中的聲母、韻母和聲調，具體說明在血緣上，莆仙與閩東語關係密切，與閩南語關係疏遠。

值得注意的是，莆仙方言中有一項特別的音韻變化，就是若干中古次濁聲母清化為不帶音塞音的音變。例如莆田「我」（早期 η 或 g 聲母）讀為 kua^3 （音同「寡」）。這一音韻變化未見於現代閩東語，看似與本文結論衝突。事實上莆仙方言「次濁聲母清化」固然不見於閩東語，亦不見於閩南語，屬於莆仙自己的創新。從濁音清化的音變時間軸來看，莆仙「次濁聲母塞音化」屬於二次清化（secondary devoicing），其發生的相對年代遠遠晚於本文所探討的從母（*dz）清化這類初次清化（primary devoicing）。歸納起來，僅以二次清化的「次濁聲母塞音化」一項作為分群標準，則莆仙方言應與閩東語、閩南語鼎足而三。進一步衡諸清化的性質並納入其他語音條件（韻母和聲調），則莆仙方言仍以歸入閩東為宜，二次清化便成為莆仙之所以能獨立成群的一項音韻創新。這個案例顯示，為語言分群時所運用的語音條件越多且涵蓋面越廣，則所得的結果將越可信而不至於以偏概全。

後 記

本文初稿曾於韓國外國語大學舉辦之第十三屆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韓國首爾，2016/10/14-17）宣讀，獲與會學者之回饋，特此致謝。1995 年秋天，楊秀芳老師在臺灣大學夜間部開設聲韻學，我有幸旁聽。於今回想，這是愚鈍的我最正確而明智的選擇。求學之際老師諄諄善誘，帶我一窺語言學寬廣的天地；畢業之後老師除了分享理性的知識，更教我處世的智慧。由於楊老師的指引，才使徬徨茫然的我身心得以安頓。謹此致上無盡的感謝與真摯的祝福。

引用文獻

- 王育德. 2002. 《閩音系研究》。臺北：前衛出版社。
- 李如龍. 2001. 〈南安方言志〉，收錄於《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 2001. 〈晉江方言志〉，收錄於《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 2001. 〈仙遊方言志〉，收錄於《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吳瑞文. 2007. 〈共同閩語 *iai 韻母的擬測與檢證〉，《臺大中文學報》27: 263-292。
- 吳瑞文. 2009. 〈共同閩語 *y 韻母的擬構及相關問題〉，《語言暨語言學》10.2: 205-237。
- 何大安. 2009. 〈變讀現象的兩種貫時意義——兼論晉江方言的古調值〉，收錄於《漢語方言與音韻論文集》。臺北：作者自刊，文盛彩藝印刷。
- 林連通. 1993. 《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連通，陳章太. 1989. 《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秋谷裕幸. 1992. 〈閩南祖語における *-oi · *-æy の再構〉，《中國語學研究·開篇》10:15-24。
- 秋谷裕幸. 2018. 《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侯精一主編. 2002.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洪惟仁. 2001. 〈閩南語有標元音的崩潰與介音化〉，《聲韻論叢》11: 243-273。
- 郭必之. 2016. 〈試論閩南語的分群〉，臺北：第十一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
- 張靜芬. 2013. 《閩南方言的歷史比較及語音構擬》，北京：北京大學語

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

馮愛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楊秀芳.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楊秀芳. 2000. 〈方言本字研究的觀念與方法〉，《漢學研究》18 卷特刊：111-146。

董同龢. 1959. 〈四個閩南方言〉，《歷史語言研究集刊》30.2: 729-1042。

福建省莆田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2001. 〈莆田市志方言志〉，收錄於《莆田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戴黎剛. 2005. 〈閩語莆仙話兩類撮口呼韻母的來源——兼論原始閩語構擬中的一些問題〉，《方言》3: 227-231。

戴黎剛. 2007. 〈莆田話《新約全書附詩篇》(1992) 所見音系〉，《中國語文》1: 25-45。

Bodman, Nicholas. 1985. The reflexes of initial nasals in Proto-Southern Min-Hingua.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s* 20: 2-20.

Norman, Jerry.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 222-238.

Norman, Jerry. 1974. 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27-36.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Zhang, Yu-hong. 1972. *The Hinghwa Dialects of Fukien: A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Study*. Connell University, University Microfilms Ph.D. dissertation.

